

《三上轿》（一名：《烈妇殉夫》）

主要角色

崔氏：正旦

李配：生

李母：老旦

情节

明万历年间，湖广荆州府民李配，有子李通，幼读书史，资质聪明，十二岁即入邑庠，十五岁乡闱又中式，至十八岁父母为之成婚。通欲上京赴礼部试，私念高掇巍科，非请托不可，然无门路可走，实费踌躇。同郡张居正，为当朝首相，势位尊崇，如此权门，正可依附。邀张居正第三子张秉仁到家，设席款之，以为亲热之地步。李通妻崔氏，年轻貌美，适为张秉仁所见，涎其艳丽，回去耿耿不忘，与家奴张振设计，借回席之名，邀李通来饮，用药酒鸩之。通死后，其父李配，诉于荆州官署，为通申冤。黄知府不敢与张氏为难，置之不理，李配饮恨而回。正在居家涕泣，互相告语，而张秉仁已遣媒婆同家奴张振前来说合，欲娶崔氏为妾，轿马亦随后到门。崔氏明知执拗不过，立即应允，惟要求纹银一千两，为翁姑养膳费，并订约三事：一央出黄知府为媒，二须张秉仁挂孝，安葬前夫，三新房内不举灯火。张振遂代传主命，一一从之。崔氏生有一子，方在襁褓之中，乃托子于翁姑，大哭上轿。盖崔氏一贤孝女子，安肯失身，早存殉夫之见，不欲使翁姑目睹惨伤之事，临行暗藏短刀，至秉仁家自刎焉。

根据《戏考》第十六册整理

（李配上。）

李配	（西皮散板）	张秉仁害死我儿命， 害得我居家好苦情。 手拿状子把堂上， 黄知府打鼓退堂中。
衙役	（内白）	退堂，掩门了。
李配	（白）	哈哈，好一黄知府，看我气色不正，他就打退堂鼓去了，有状哪里去告，有冤哪里去申？咳，不免我站在堂口，数骂尔几句。
	（念）	大骂黄知府，分赃受贿赂，民情你不管，张秉仁他是你娘的后丈夫。
	（唱）	站立公堂泼口骂， 口口骂的张秉仁。 我在此间莫久站， 回家去说与老安人。

（李母、崔氏、家童同上。）

家童	（白）	爷爷回来了。
李母、 崔氏	（同白）	上堂告状，怎么样了？
李配	（白）	咳，再莫要提起，是我上的堂去，黄知府正来升堂问事，见我上的堂去，脸上气色不正，他竟打鼓退堂去了。
李母	（白）	怎么无有告下？
李配	（白）	正是。
崔氏	（白）	天杀人也。

（张振、媒婆同上。）

张振	（念）	奉了三爷命，前来送花红。
媒婆	（白）	禀大爷：来到李家门首。
张振	（白）	怎说来到门首，来到就进去。
媒婆	（白）	我不敢进去，我怕他们打我。
张振	（白）	无妨，有大爷在此作主，进去。
媒婆	（白）	有大爷，咱们就进去。

（家童上。）

家童 (白) 媒婆子来了，吊起她来。

张振 (白) 呔，什么东西，大胆敢吊人吗。
李家老头儿请了。

李配 (白) 呀，敢是张府的管家。

张振 (白) 管家不管家，管的是我三爷的家，管你家不成么。

李配 (白) 呵，见你张牙舞爪，还敢打我不成吗？

张振 (白) 我不敢打你，我还不敬你吗！
媒婆过来，将凤冠与他留下，允亲也要抬亲，不允亲也要抬亲。

家童 (白) 把媒婆子吊起来。

媒婆 (白) 呔，李家老头，这是凤冠，与你留下，允亲也要抬亲，不允亲也要抬亲。我可走了。

家童 (白) 把媒婆吊起来。

媒婆 (白) 什么东西，给你个嘴巴。
(媒婆下。)

李配 (白) 咳，媳妇，事到如今，你拿个主意罢。

崔氏 (白) 咳，二爹娘，事到如今，也说他不起，要叫允亲不难，叫张府拿一千两银子来。

李母 (白) 儿啦，要一千两银子作甚？

崔氏 (白) 一半与二老度日，一半与你儿烧钱化纸。

李配 (白) 我儿高才，真来的贤德。
家童，唤张府的管家来。

家童 (白) 是，张府的管家，管家。

张振 (白) 呔，你叫我什么？

家童 (白) 我该叫你什么？

张振 (白) 你叫我张家大爷。

家童 (白) 哦。

张振 (白) 什么东西。

家童 (白) 是，我叫你张家大爷就是。

张振 (白) 呔，讲什么？

家童 (白) 爷爷唤你。

张振 (白) 王八日的，谁的爷爷？

家童 (白) 我的爷爷。

张振 (白) 这就是了。
李家老头儿，讲说什么？

李配 (白) 对你三爷去说，要抬亲不难，须要一千两银子来。

张振 (白) 怎么说，要一千两银子，这便小事，何用商量我家三爷，我张振也就但起来了。
伙伴们。

众伙计 (同白) 有。

张振 (白) 去到府下取一千两纹银，快去。

众伙计 (同白) 银子抬到。

张振 (白) 李家老头儿，银子抬到，叫你儿上轿。

李配 (白) 你且下边伺候。

张振 (白) 速快些。
(张振下。)

李配、
李母 (同白) 这是银子。

崔氏 (白) 二爹娘，那不是银子。

李母 (白) 是什么？

崔氏 (白) 那是你儿的冤家到了。

李配 (白) 这个。
(唱) 堂前放下千两宝，

李母 (唱) 好不叫人哭嚎啕。

李配 (唱) 死宝不如活宝好，

李母 (唱) 万贯家财水上漂。

崔氏 (白) 二爹娘，事到如今，也说他不起，对张府去说，要从亲事，还得依从三件大事。
 李配 (白) 哪三件？我问你这首一件，
 崔氏 (白) 首一件，要黄知府为媒。
 李配 (白) 二一件？
 崔氏 (白) 二一件，叫他家三爷，头戴麻冠，身穿重孝，一步一头，将你儿的灵柩，送到坟莹。
 李配 (白) 三一件？
 崔氏 (白) 三一件，新房免去灯火。
 李配 (白) 我儿新房，为何免去灯火？
 崔氏 (唱) 哎哎，我那不明白的爹娘呀！
 李配 (白) 就依我儿，家童，叫张府的管家。
 家童 (白) 我不敢唤他。
 李配 (白) 却是为何？
 家童 (白) 我叫他，他就打我。
 李配 (白) 你叫他张家大爷，他就不打你了。
 家童 (白) 哦，我叫他大爷，他就不打我了。哎，这必得叫哇。张府的大爷。

(张振上。)

张振 (白) 哎。
 家童 (白) 奴婢。
 张振 (白) 讲什么？
 李配 (白) 要我儿从亲不难，须要依从三件大事。
 张振 (白) 哪三件？首一件，
 李配 (白) 首一件，要黄知府为媒。
 张振 (白) 二一件？
 李配 (白) 二一件，叫你家三爷，头戴麻冠，身穿重孝，一步一头，将我儿的灵柩，送到坟莹。
 张振 (白) 三一件？
 李配 (白) 三一件，新房免去灯火。
 张振 (白) 些些小事，件件依从。
 李配 (白) 是马是轿？
 张振 (白) 马轿全有，须要速些。
 李配 (白) 你且下边伺候了。
 张振 (白) 快当些。

(张振下。)

李配 (白) 哎，媳妇，事到如今，你随他们去罢。
 崔氏 (白) 咳，如此请上，受孩儿一拜。
 李配、
 李母 (同白) 不拜罢。
 崔氏 (西皮摇板) 二爹娘请上受儿拜，
 李配 (白) 家童，
 家童 (白) 有。
 李母 (白) 分赴外面伺候。
 家童 (白) 哈，外面打轿伺候。
 崔氏 (西皮原板) 拜过了二位爹娘好恩情。
 你的儿遭不幸丧了性命，
 闪下了二爹娘无人照成。
 怀儿里抱灵牌心酸悲痛，
 死后的奴的夫细听分明：
 自幼儿在寒窗习读孔孟，
 你一心上京去求取功名。
 上京去你不该贼人讲话，
 张秉仁才起了狗肺狼心。

李配、
李母
崔氏

用药酒他把你害了性命，
抛下了二爹娘无人敬奉。
恨只恨把灵牌摔在了地，

(同白)
(西皮快板)

媳妇，放下灵牌，我二老还要供奉呀。
二爹娘他与我把话明。
我这里将灵牌供在桌中，
怀抱婴儿诉恩情。
娘怀儿一个月不知不觉，
娘怀儿两个月有影无踪；
娘怀儿三个月才成血饼，
娘怀儿四个月将分人形；
娘怀儿五个月寸步难行，
娘怀儿六个月六丁六甲；
娘怀儿七个月七星北斗，
娘怀儿八个月不敢远行；
娘怀儿九个月难行难动，
娘怀儿十个月儿要降生。
那一日为娘我腹内疼痛，
走前庭串后庭坐卧不宁。
那时节你祖母知道了，
烧化纸钱祝告神灵。
我的儿降生来满心欢喜，
谁知道母子们今日离分。
我儿好比一棵蒿，
终日里打水将你浇。
实指望久后成棵树，
谁又想半路把你抛。
我的儿久后成人大，
你与你死后的爹娘报仇消。

(白)
(唱)

儿啦！
耳边里又听得人马喊动，
眼巴巴母子们活活离分。
怎舍得母子们恩情事重，
怎能舍我的儿无人照成。

(白)
(唱)

儿啦！
娘的儿生下来真正苦命，
你父死娘又离好不伤心。
叫婆母抱冤家带儿拜定，
拜过了父母恩再不伤情。
二爹娘在厅前听儿告奉，
你的儿今日里细说分明：
奴去后把孙儿好好照应，
也免得儿媳我悬挂在心。
把冤家交母亲好好抱定，
你的儿时刻间就要离程。

(媒婆上。)

媒婆
崔氏

(白)
(西皮导板)
(西皮摇板)

请新人上轿。
耳边厢又听得人马喊动，
眼巴巴母子们不得相逢。

媒婆
(崔氏哭。)

(白)
(唱)

请新人上轿。
又听得媒婆子把我来请，

舍不得父母老子年幼无人照应，
实难舍丈夫死未曾出灵。
请新人上轿。

媒婆 (白)
(崔氏哭。)

崔氏 (唱)

又听得媒婆子前来逼命，
贼张振又好比五殿阎君。
叫婆母你的儿门外站定，
又只见守灵人闹闹哄哄。
好一个张振贼伤害姓名，
我纵死阴曹府要追你魂。
我这里低下头把轿来进，
又听得父与母大放悲声。
二爹娘你请上儿再拜定，

李配、
李母 (同白)
崔氏 (唱)

哎，咳咳，儿呀，不必拜了。
爹爹娘呀，哎，我的婆母呀。
你的儿要把那张府去进，
要相逢除非是夜至三更。

媒婆 (白)
崔氏 (白)
(唱)

请新人上轿。
爹娘呀！
我这里撩罗裙急忙站定，
二爹娘眼看着活活离分。
我这里低头上轿去，
又听得我的儿大放悲声。

媒婆 (哭)
(白)
崔氏 (唱)

哎呀，娘的儿吓，哎，儿呀！
请新人上轿。
狗媒婆她又来催我的命，
我心中舍不得年幼后生。
你的父张秉仁害了性命，
留下了我的儿无人看成。
他那里见为娘活活丧命，
我的儿长起来要把冤明。
那时节杀秉仁方解娘恨，
娘死在九泉下我也甘心。
把娇儿还与母两泪交流，
时刻间母子们活活离分。
实指望我的夫上京得中，
哪晓得半路中遇见仇人。
你死在阴曹府到也安静，
留下了两爹娘所靠何人？
有为妻我今把张府去进，
但愿得阴曹府多有神灵。
你在那枉死城阴魂相等，
等待我夫妻们一路同行。
倘若是到森罗一状告准，
管叫那秉仁阴魂吊审，那时间我夫妻才了得冤伸。
此刻间眼巴巴母子们活活离分，
叫婆婆我的娘老爹爹呀，好不伤情。
我的儿小冤家，哎，娘的儿呀！
叫了声娘的儿呀，我的儿哭一声娘好心疼。
至今日娘与儿各奔西东，
咱母子要相逢，
哎！

(白)

(唱) 除非是南柯梦中。
我哭了一声夫呀上轿去,
李配 (唱) 只见我儿上轿去。
李母 (唱) 不由老身好伤心。
李配 (唱) 若要与儿重想见,
除非南柯一梦中。
(众人同下。)
(完)